

源深水平清

郑升旭

一位美国妇女在乘坐我国民航客机时，不慎将一块手表掉入马桶。民航乘务组——杨彩英组的姐妹们，不怕脏臭，为她从粪便中捞出手表，受到了外宾的赞扬。

他们这种服务态度并非偶然有之，而是在长期的“作风训练”中砥砺而成。杨彩英机组不仅对外宾服务周到，而且对国内旅客也是满腔热情。源深则水自清，本固则叶自茂。在我们的服务行业中，国内对象

总占绝大多数，为他们的服务是大量的。只有平时在这种“大量的”服务中培养出一种好的作风，才能在为外国客人的服务中自然而然的表现出来。不然的话，对中国人是一副面孔，对外国人又是另一副面孔，即使你变化得非常灵活，也免不了生硬造作之感。正象骂惯了人的孩子，有时在自己父母跟前，也会脱口说出“他妈的”之类字眼。更重要的，这两副面孔不但不会为国家赢得荣誉，还会失去国格。

山腹，好一块凝固的黑暗，
隧道，一步步伸进夜的心田，
工作面的电灯象一颗颗星，
一天二十四小时从不眨眼。
呵，一声呼啸，精神抖擞，
风枪挺进在漆黑的夜晚，
醒醒吧，开山炮一声声呼喊，
漫长的夜，已经在这里衰残。
任硝烟熏，任碎石崩，任泉水漫，
钻啊，夜在风枪前一分分缩短，
隧道，一程程伸向黎明，
铁路，一程程穿过关山……
钻啊，早日打穿这黎明前的黑暗，
让列车风驰电掣地奔向明天！

翠华飞瀑

周矢



翠华一山，可入记者颇多。山路已漫漫，崖壁复峭峭；天池于绝顶，游鱼可数；冰风连二洞，行止皆叹；湖光山色，前人记述多了。但于我，印象最深的却是那一帘瀑布。

入山，人未至而声已至，人说是翠华仙姑在促织。转过山角，果见半山里悬下一卷素帛来；其声淙淙，其势威威，先自夺了人；走近了，便见轻风暗起，水粉儿漫天舞起来，裤脚上顿时滚上一层亮点，细珍珠儿似的，闪着五色的光，以为是彩虹落我一身了。女儿觉得有趣，用手去拂，珠儿失了一片，手儿湿了一片，唯独裤角却不曾湿。这瀑布，分明是一架分子加速器了。欲停，却冷，不能立足，遂再行。

爬遍全山，游兴犹未尽，便索性弃了那早归的班车，动了夜窥翠华的心。天近暮了，遍山起了风，唿哨卷着砂砾一起往耳朵里钻，我们只得斜了身子，从风的间隙里挤过去。好容易挤到山脚，风忽地住了，满天便蒙

了一网烟，是一山的灰沙全凝结在半空里了。凝神细看那瀑布：两页白夹了一团黑，实是一只半跪的猫，正专心戏耍一团白色的线，因为久了，周身便缠满一丝丝白了。

天终于墨尽了，那一涂黑中的白，益发高了，陡了；溅出的水沫，窜起丈余来，轰轰淙淙，连足下的山，身边的崖，也全都抖擻起来。女儿心怯，拾起一片石，投进去，却无一丝回音，吞没了似的，便抖着声念：“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却假寐了我，是怕了。

平明，复登山，临其脊，这才吃了一惊。所谓瀑布，不过人工水库的出口而已，便觉昨日是做了一个梦。默默下山，想起已被一些人否定了的“人定胜天”这句话，不觉哑然。自然则美，话是对的，但人既已挽了澜，这美是人工的了？市上几多园林、名胜，寺庙、古塔，巧则巧矣，何似这一帘瀑布感人至深？倘无人间于自然之间，自然为谁用？自然又有几多意义？人虽不可定胜天，但人是可以胜天的了。

影片《锅碗瓢盆交响曲》开拍



根据工人作家蒋子龙的中篇小说《锅碗瓢盆交响曲》改编的同名电影，最近已由西影青年导演滕文骥改编完毕，并将由他自己执导。该片将于七月初开拍。

这个剧本描写了一位头脑清醒，敢作敢为的青年经理牛宏，在短短的时间里改变一个落后饭店的过程和他在工作中遇到的种种压力和打击。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代青年的精神风貌。剧中主要人物牛宏由主演过《见习律师》的峨眉厂青年演员孙淳扮演。

(李军 杨欣)

法求甚解，万不可效（宏超）



动力科送来一份急件，需要孙厂长批示。我刚要起身送给厂长，电话铃响了，我拿起一听，正是厂长。

“路秘书吗？我是孙宽时，请你来我这里一会儿。”我带着报告来到隔壁的办公室。

“厂长，您有什么事让我办吗？”我轻声问。

孙厂长没有吭声，也许根本就没有听见。他正聚精会神地看一张报纸。只见他紧皱眉头，显出在思考问题时才有的神态。

我把报告放在他的办公桌上。

一秒、二秒、三秒……

“嗯啊！”我略微提高声音问：

“孙厂长，您叫我……？”

“哦？路秘书……”孙厂长抬起头，微微笑了。“你把我们办公室的那副象棋找出来。”

“厂长要下棋？”我迷惑不解地问。

“不不……”他抖抖手中的报纸：

“你看，昨天晚上摆上个象棋残局，我试着走走”。

我只好从柜子里翻出象棋递给他，转身要走，厂长却把我拦住了。

“喂，别走嘛，路秘书，我们一起研究研究”。

“这……孙厂长，我还要抄一个材

残局

路峰

小小

料……”

“下午抄也不晚嘛，来来……”他拉过一把椅子放在办公桌对面，又亲自把棋盘展开，棋子倒出来，仔细地照着晚报上“残局”的样子摆了出来。

“嗯……就是这样，红的五个卒子‘兵临城下’，而黑的双马盘槽外带一个炮，……都很危险啊！”孙厂长用手理了理头发，盯着棋盘，左手手指有节奏地敲着桌子。

无奈，我只得安下心来看了一会，“厂长，这不明摆着的：黑的提炮连将，红方不就完了？”

“哪能这么简单！”孙厂长挥动棋子，“现在是红的先走！我的同志，你怎么心不在焉……”

孙厂长埋下头，陷入了深思之中。我的眼光又落在了那份报告上，便提醒道：“孙厂长，这是动力科一份要急办的报告，需要您批示。”

孙厂长正捏着红卒子举棋不定，听到这话后，皱着眉头看了看我，把红卒子又放回原处，沮丧地伸了伸腰，揉了揉眼眶，站起身泡了杯茶后，才慢条斯理地说：“好，先放下吧。”

我把报告挨着棋盘放下，正要动手收拾棋子，却被孙厂长拦住了：“喂，路秘书，我还没想出来，你怎么要收呢，真是乱弹琴！”说着，他把报告推到了办公桌的最边角，支着腮帮若有所思地盯着棋盘……终于，他举起右手，中指按着一个红卒子用力向前拱了一步，并且嘴角微微一牵动。

然而，这笑纹只是几秒钟的闪动，就凝成了更深更深的唉叹。他摇了摇头，十分懊悔地把红卒子又撤了回来……

我无可奈何地退了回来。

转眼，下班的时间到了。



彭敏敏 设计

开拓者征文

于冷峻中寓深情

——小议电视剧《穿军装的父亲》

茹文哲



彭敏敏 设计

严肃的表情，嘴边并没有一丝儿笑容，严格的要求，超出了一般人所预料的结果，严厉的批评，乍一看去，似乎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这就是陕西电视台新摄制的电视剧《穿军装的父亲》给人最初印象。然而，几经回味，却感到这正是该剧的不凡之处——于冷峻中寓深情。

严师长的“冷”，正是革命军人的崇高品质，是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这就恰恰表明严师长性格的另一侧面，即对党和人民怀有一颗火热的心。

当秦参谋之子患病难医时，师长令妻前往医院护理，当秦参谋心急如焚时，师长已先他一步在病室。倘若不是师长火速归队，那七十名遇险战士的生命也可想而知。这些，通过编导匠心经营和电视剧特有的表现手段，使观众感情与剧情起伏结为一体，从而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呵，飞翔的夜莺

——给一位年轻的清洁女工

黎菽

当低垂的暮云被灿烂的华灯溶尽，温馨的夜吻，便在城市悄然降临；喧闹的白昼在大路留下多少脏乱的残屑，连夜空的星星见了也不愿睁大晶亮的眼睛。

这时，你轻轻地从城市的梦中飞出，宛若一只衔着神圣使命的夜莺；你不停地挥动着你的青春双臂，多象一对执着的翅翼留下飞翔的乐音……

当你小憩时抬头望望远处的巍巍钟楼，夜空的皎月便向你馈赠一片柔情的月影；当深情的夜风吹落你额前汗珠的珍珠，身后洁净的长街却留下你生命的憧憬……

每当你带着舒心的微笑悄然地飞去，呵，黎明的脚步总是循着你的倩影；每当绚丽的朝霞带着燃烧的渴望升起，那冉冉的红日呵，是你献给祖国的丹心……

间到了。动力科的同志踩着铃声来到我的办公室：“路秘书，我们的报告厂长批示了吗？”

“可能批过了吧。”我让他等一会，自己便推开了孙厂长办公室的门。

天呐，我愣了。亲爱的读者，您能想到吗？我们的厂长现在还在钻研残局呢！满屋烟雾缭绕，烟灰缸已经满了。那杯茶也已经凉了。动力科那份标有“急”字的报告静静地躺在办公桌的最边角。

“孙厂长，动力科还等着您的批示呢！”孙厂长浑身一震，象被人从梦中惊醒一样。可他并没说什么，只是抬腕看了看表，抓起茶杯一饮而尽，然后“刷刷”翻了几页报告，责备地看了我一眼，“急什么？让他们下午来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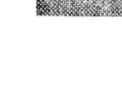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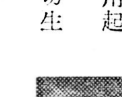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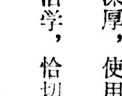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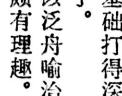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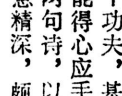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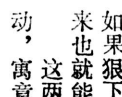
说完，他起身快快不快地穿制服。我慢腾腾地替他收拾棋子。突然，孙厂长大叫一声，箭步跨到我的面前，兴奋地嚷：“路秘书，快重摆上，快！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兵八平七，将！兵六进一，将！对！对！对！哈哈……”

“女中英杰”

某甲领导：蒋筑英真是女中英杰！

某乙领导：她爱人罗健夫是个外国人……

摘自《福州晚报》



向来枉费推移力

此日中流自在行
——宋·朱熹《泛舟》

王琪玖

这两句诗，出自宋代朱熹的《泛舟》。它是说：先前江水浅，浮力小，白费了许多牵的力气，但船行驶得很缓慢，如今水深流急，浮力大增，不用牵引之力也能自由行驶。言外之意是：治学犹如行船，不下功夫，基础浅薄，做起学问来不但费劲，而且进步很慢，如果狠下功夫，基础打得深厚，使用起来就能得心应手。这两句诗，以泛舟喻治学，恰切生动，寓意精深，颇有理趣。



林区女电工（版画）李庆民